

江南悲歌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長河
隨筆

丁帆 著

岳麓书社



江南悲歌

作 者 丁帆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蔡晟
版式设计 蔡晟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 千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20—959—6/1·453
定 价 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邮编 410006)

【百幅锦帆风力满】

——《长河随笔丛书》总序

李元洛 周实

“长河”，是一个生机勃勃而气象万千的名词与意象。一提到它，我们便会想到涛似连山，浪花滚雪，江声浩荡，源远流长，也不由会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的盛衰兴亡。

“长河”，除了一解为天上的浩渺银河，如李商隐《嫦娥》诗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主要是指地上的大河大江。南朝的鲍照，早在《冬至》诗中就说过“长河结兰纡，层冰如玉岸”。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呢？王维《使至塞上》的那一轮落日，就像一面千年不锈的铜锣，敲响在我们耳边，而那条永远也不会干涸的长河，至今也仍然奔流在我们心上。中国人讲究命名，即赋予人和事物以名称。命名的意义有大有小，有褒有贬，大则关乎国家天下，小则及于一物之身。现在，岳麓书社将策划中的文化随笔丛书名之曰“长河”真可谓锡以佳名。

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固然如同没落的贵族，早已失去昔日南面而王的地位，小说的烈火烹油之盛也已成昨日之景，长篇年产约800部，大都乏人问津，刚出版便塞进仓库交给岁月尘封。诗歌与小说“冷”下去，异军突起的散文却“热”起来，随笔无疑是这支异军中锋锐的偏师，而层见迭出的“学术随笔”或“学者随笔”，尤其一派羽扇纶巾的儒将风采。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学术或学

者随笔，犹如春兰秋菊冬梅夏荷，各擅一时之秀，岳麓书社好花后开的《长河随笔丛书》，也仍独具色彩与芬芳：

专题性。以前读者所见的学术随笔著作，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文史经哲，虽然各有胜长，但内容却广泛而不集中，以美食为喻，近乎“杂烩”，尽管名厨手下的“杂烩”也可使食客大快朵颐。《长河随笔丛书》却不然，其所收多部作品，好似烹调有术的厨师制作的“特色菜”，虽止于一味，却令品尝者过目难忘过口更难忘。例如朱健《逍遥读红楼》，是他效法庄子，但不是徙于南溟而是作徙于《红楼梦》的逍遥游；王开林《穿越诗经的画廊》，写的是他溯洄从之，远去中国文学的江河之源寻幽探胜；张远山《寓言的密码》，是他于密室累月穷年，破译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盛产的寓言；周泽雄《青梅煮酒》，顾名思义，则是他对于三国时代诸多人物的指顾评议。其他各书均莫不如此。如果限定“长河”这一意象而言，那么，本丛书中的各部著作，测量的并非长河的全景概貌，而只是一个河段，甚至只是几圈涟漪或一朵浪花。

学术性。提到学术，世人常常想到那些俨如城堡墙峭壑深的著作，时人往往感于那些名词术语狂轰滥炸遣词造句十分舶来的专书。见解新颖体大思精与时俱进的学术，当然应该赢得读者与社会的尊敬，但诸葛亮都唱过貌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其中的空城计，何况一些或只长于引经据典或只擅于西凑东拼的作者？海外精于西典、术有专攻的学者，也早就以“隐忧”为题，指出我们某些拾人余唾的文章与著作，“有识者不屑看，一般的读者不想看，不敢看”。学术，应该是在所涉足的领域里继往开来，或是提出某些独立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见解。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不少以随笔出之，文学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肇始的

诗话词话，史学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和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现代人的时间愈趋紧张，抱着大部头学术著作兀兀以穷年，恐怕只是“小众”的专利与福利，而“大众”如果在形而下之余不忘形而上，他们乐于消受的，大约只会是益人心智而又快性怡情的学术随笔。列名《长河随笔丛书》的各种著作，虽然涉及的是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文化”，但其以焕彩飞花的笔墨所表现的学术品位与学术底蕴，当会使享誉书林与士林的岳麓书社更加“光彩生门户”。

“当代性”。《长河随笔丛书》主要面向中国的古代文化、已成过去而永不生锈的古典、已降下帷幕而仍和我们血脉与声息相通的历史。然而，本丛书的作者，绝不是一般的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也不是泥古不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祭奠者，他们回首过去，正是为了现在与未来。他们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思想，重新审视与理解历史文本，作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交流。他们从现代的精神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阐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对其负面因素深入反思，同时也联系现实作出必要的当下批判，从而真正赋予历史文化以新意与生机。因此，收录于本丛书中的多种著作，不仅是学者之文，智者之见，也是勇者之声。余杰少年气盛，血性方刚，他的《尴尬时代》趋向沉潜，却仍然飞扬思想者的朝气和勇气；丁帆虽已年届不惑，不能再要求他一事能狂便少年，但其《江南悲歌》仍时见锋芒，让我们生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诸多联想。

文学性。有些学术随笔丛书，其作者大都为纯粹的学人，学人之笔与文人之管，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而《长河随笔丛书》的作者群，则多为学者与作家一身而二

任。他们学识与才华兼具而互补，饱读诗书，手握一支行文严谨而又挥洒生花的彩笔，加之岳麓书社动议之初，也十分强调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应该坚守自己的当行本色，为读者所喜见乐读，这一丛书当然就因之郁郁乎文哉了。由于学术个性与艺术个性各异，虽均为散文随笔，行文却互不相同。以武林为喻，武林高手们均精于武功，但南宗北派，独门绝学，内功外功，刀法剑术，又会各有师承而互有专擅。《长河随笔丛书》有如舞台与擂台，南北的豪杰俊彦应邀前来，名下无虚士，飞身登台而技惊四座。前面提到的几位不必赘述了，徐雁《沧桑书城》的清言娓娓，博引旁征，贾梦玮《红颜挽歌》的款款深情，亦悲亦丽，也自会使读者一卷在手而谈笑风生。

岳麓书社名重书林，过去主要是印行古籍与学术著作，如今出版这套文化随笔丛书，是在改革开放中另辟蹊径，别张新帜，可喜而且可贺。此丛书既冠以“长河”的嘉名，不仅象征中华文化之流长源远，也象征丛书并非短期行为而将源远流长。“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借用唐人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中的佳句，先行出版与即将络绎而来加盟本丛书的众多著作，正如长河上好风孕满的百幅锦帆。

一九九八年金秋于长沙

【序】

董 健

丁帆教授的散文集《江南悲歌》将付梓，嘱我作序，我欣然允诺。读着他躲在紫金山下的斗室之中带着一股子当今士子的人文激情写下的这一篇篇谈士说文思古察今的文章，我觉得与他的心是相通的，似乎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甚至感到那热乎乎的气息扑到了脸上。这几年眼看着“序风”日下（作“包装”之用的伪劣序文充斥文场）而不想为人作序的我，这次终于“按捺不住”又要作起序文来，因为丁帆的文中之情点燃了我，使我不得不也来燃烧一下。

我与丁帆兄结识是20年前的事。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振。当了多年驯服工具的士子们似乎第一次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了。奴性入了骨髓的人反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奴性，我就是这样一个士子。然而1978—1979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中我渐渐苏醒，开始发现我的愚昧无知，发现我早就失去了作为一名当代士子应有的品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一句话，发现了我身上的奴性。这一发现令我痛苦——为当代迷信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也令我兴奋——由此知道应该怎么走士子之路了。正是在那些痛苦交织着兴奋的难忘的日子里，一位满身朝气、一脸稚气的圆脸、瞪着两只大眼睛像是对什么都要看个究竟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闯到了

我的面前，他就是丁帆。那时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小丁是来进修现当代文学的，当然就在我的“领导”之下了。

教研室是由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大教室改装而成的，显得笨重而空落，小丁的床铺就缩在一个角落里。我因家中住房拥挤，老少杂处，无处读书，便整天“泡”在教研室里，往往深夜不归。这样，我与丁帆日相处而甚相得，既是师生，又是朋友。那时我们的干劲和工作效率不知比现在要高出多少倍。我们都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追回，拚了命地读书、写作。那段时间真值得留恋。我的《文学与历史》一书中几篇有点意思的论文都是那时写的。那也是小丁研究与写作的起步时期，他的一些习作的第一位读者就是我。他十分刻苦、认真和执著。他吃食堂，晚饭时带回两只菜包子作为深夜苦读的夜餐。记得有一次，夜深人静，我俩在空荡荡的教研室里面对面而坐，从人生到学问海阔天空地谈个没完，谈到肚皮饿了就分享了他的包子。不料时间太晚，大楼关闭，是小丁扶我越窗而出才得以回家的。我看中了一整套从建国初创刊到“文革”停刊的《人民文学》，告诉了小丁，他骑上三轮板车直奔杨公井古旧书店把杂志拖来了。现在，事隔20年，每当我看到整整齐齐地摆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这一套珍贵的资料，就不禁想起那个美好的时代，就好像又看见了那个大汗淋漓拖板车的小伙子……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士子们经历了各种思想解放运动，潮起潮落，风风雨雨，其变化、其分化是十分惊人的。令人鼓舞、长人志气、给历史添光彩的事虽也不少，但历史事实远没有当年我与丁帆深夜对谈时遐想的那么美妙。我们书生气太重，往往是“一厢情愿”地去想象

未来。在士子的分化中，丁帆本来可以去做官，由“士”而“仕”，但他没有“习成软熟”，当然也就做不成官；本来可以去发财，由“士”而“商”，但他也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他当了教授，当了博导，作为文化守护者的角色，在教育与科研的园地里默默地耕耘着，其代价是必须忍受清贫与寂寞。他的刻苦、认真与执著，他对社会现实、世道人心的关注，似乎一点也没有比20年前稍减。被“高雅”之士斥为知识分子“坏毛病”、视为“落伍”的诸如终极关怀啦，启蒙主义啦，人文精神啦，社会责任感啦，不放弃“五四”寓言的话语啦，不愿退居边缘啦，等等等等，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改掉。这从本书收的文章中就看得十分分明。这样，他就免不了苦闷，免不了那种面对“文化转型期”的种种丑行拍案而起的义愤。这一点也从书中看得分明。我之被他点燃，亦出于此也。

丁帆此书中的文章虽然分为三组，但我觉得剖析社会激变中的士子心态是它的核心，那些对历史事件的评说、对古代遗迹的考证与对人文景观的描写等等，不过是士子历史角色表演的舞台而已。而当剖析士子心态之时，不论是鞭挞变节堕落的灵魂，还是讴歌刚正不阿的美德，又都是以作者丁帆自己的历史政治抒情为支撑的，文章读来有味，盖出于此。他学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喊出了两个声音：一曰为士子招魂，二曰为全民启蒙。他痛切地看到与感到在“文化转型期”里物欲横流、斯文扫地、精神萎缩、士子无魂的可悲事实，看到与感到教育下滑造成的新的愚昧与迷信又助长着这可悲事实的加剧，于是他来呼唤“招魂”与“启蒙”。脑满肠肥的大人先生们对这呼唤是不屑的，也是惧怕的；为阔人帮腔的“习成软熟”（宋元人的说法）的“新型”文化人则说这呼声太“陈旧”

了。要说陈旧，只能怪历史走得太慢，以致叫人老是在昨天、前天、大前天看到今天的种种社会人生相。丁帆敲打明末清初的文人，责其“缺钙”，斥其无脊梁骨，挖掘其深入骨髓的奴性等等，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些当今文人的“光辉形象”，有时也能看到我自己丧失了自我时的影子。“启蒙”与“招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之所寄寓，而文化人——士子则是文化的负载者，因此，文化人应该是民族的良知与理性，文化人的堕落就是民族良知与理性的泯灭。靠谁去启蒙？用什么东西去启蒙？所以还得招回与铸造士子之魂，筑起良知与理性的长城，才谈得上启蒙。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蒙蔽”的经验，而太缺少“启蒙”的德能了。丁帆此书有一篇属于“金陵古意寻踪”系列的散文《豁蒙楼上话豁蒙》，读者诸君万万不可放过了。豁蒙楼是南京鸡鸣寺的一景，题着这三个字的匾早毁于“文革”中，这倒是很有象征意味的——“文革”是一个蒙蔽的时代、瞒和骗的时代，豁蒙者，启蒙也，此匾之毁是应当的。但是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已经20年了，而此匾却未恢复，以致一般游客都不知道鸡鸣寺里有豁蒙楼，只知这里是一个装潢一新的小吃部了。戊戌变法失败被杀的“六君子”之一杨锐到过这里；1957年的“大右派”、“文革”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到过这里；带头支持“文革”焚书的大文豪郭沫若也到过这里。丁帆写了他们不同的“豁蒙”、不同的命运后，希望鸡鸣寺的钟声“时时敲打着钟山足下的士子人格”，希望少为人知、匾已不存的豁蒙楼“矗立在学子士人的心灵的山岗上”。豁蒙，英文叫 Enlightenment，俄文叫 просвещенue，都是照亮的意思。有蒙蔽则有黑暗，将蒙蔽豁开，便见了光明。光是

个好东西，不仅能照亮愚昧的人，而且能照出丑恶（故坏事怕曝光）。但是善良的人啊，千万小心上当受骗，因为蒙蔽者常常装扮成送光的使者。

丁帆为文，刻苦、认真、执著，激切之情有时会走在文气的前头，故语句偶见滞涩，尚需养气以补之。可喜的是，他于“苦吟”式的严肃中常透出一点政治幽默，给人以解颐之乐，又含有些许智慧的陶冶。例如，谈到秦淮的女人，他警告她们“切不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失却自我的主体，而成为商业文化的一颗‘齿轮和螺丝钉’”。又譬如，他谈到被开缺回籍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称他为未被平反落实政策的“老干部”。他还以那么天真可爱的笔法调侃农民朱元璋仿革命出身造反称帝的黄巢的那首“吓杀”百花、不许“百花齐放”的《菊花诗》，叫人作愉快的联想。丁帆，真有自己的！

1998年4月5日

写于跬步小流斋

【目 录】

序..... 董 健 (1)

江南士子悲歌录

昧其良知的仕进者——钱谦益	(2)
浩气长存的请命者——金圣叹	(7)
方正之学的死谏者——方孝孺	(11)
桃花扇底的卑微者——侯朝宗	(15)
红颜护佑下的彷徨者——冒辟疆	(20)
河桥灯火中的终悔者——吴梅村	(25)
“匹夫有重于社稷”的精神碑文——张溥.....	(30)
“高子止水”的畅想——高攀龙.....	(35)
“悲歌击筑动哀音”的不仕者——归庄.....	(40)
把握命运喉舌的不屈者——杨涟	(45)
东林悲风背后的精神支撑者——顾炎武	(51)
“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的少年——夏完淳.....	(57)
“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的孤独者——阎尔梅	(63)
再读金圣叹	(68)
占断石城秋的扫叶者——龚贤	(71)
“为末世之一救”的寻药者——孔尚任.....	(76)
“书味在胸中”的随园庄主——袁枚.....	(81)

形出而神入的削籍臣子——翁同龢	(86)
“一笑看凌云”的未仕者——吴敬梓	(92)
在真理与谬误间行走的彷徨者——王国维	(97)
先辈的精神 后生的楷范——章太炎	(105)
“误了先人清德”的学术巨子——刘师培	(111)
“头颅早悔平生贱”的进退诗人——柳亚子	(117)
自问良知的狂郁者——陈布雷	(125)
中山陵上的不死英魂——续范亭	(129)
悲剧的理性 理性的悲剧——鲁迅	(133)
殉情的浪漫 浪漫的殉情——郭沫若	(138)
人格的矛盾 矛盾的人格——茅盾	(143)
抗争的猛士 猛士的抗争——胡风	(148)
“士风”：文化反省的话题	(152)

秦淮风月

秦淮文化断想	(157)
秦淮风月鉴人心	(161)
李香君：南明悲剧的浪漫主角	(165)
柳如是：南明夕照中的一枝菡萏	(168)
陈圆圆：明末“祸水” 悲剧丑角的扮演者	(171)
顾 媚：是媚是侠或是“两面狐”	(174)
寇白门：粪土王侯的风流女侠	(178)
董小宛：呕血剖心之精诚的辅佑者	(181)
卞玉京：“弦索冷无声”的修道者	(184)
马湘兰：明末秦淮名妓的人文规范	(188)

金陵古意寻踪

秦淮烟水·····	(193)
秦淮书肆·····	(197)
钟山陵寝·····	(201)
风雨江南贡院·····	(205)
沉沦的秦淮风骨·····	(209)
玄览阳山碑材·····	(214)
“煦园”、“瞻园”——构筑“十年壮丽”天朝的梦幻 ·····	(218)
颓垣残壁明故宫·····	(225)
反躬中山王徐达墓·····	(231)
红楼梦影觅曹府·····	(236)
豁蒙楼上话豁蒙·····	(241)
后记·····	(248)

岳陽集

江南士子悲歌录

【江南士子悲歌录】

【昧其良知的仕进者—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是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被后人奉为“开国宗匠”，“江左三大家”之一，更被人称为“两截诗人”。有人认为钱诗“原本杜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诗歌造诣亦确实达到了一种近代以降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然而，论其人品，则实在不敢恭维，非但不可恭维，而且甚至在可讨伐之列。用“奔竞热中，反复无端”（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尽可概括其一生仕进中的丑恶嘴脸与阴暗心理。有人用“一失足成千古恨”来形容他降清的变节行为，我以为是很不准确的。钱之所以毫不犹豫，不知廉耻地投降清军，且在艳妓柳如是面前表现得如此委琐卑下，实乃不为一念之差，确乎为仕进文人之卑鄙勾当也。难怪就连清朝的皇帝老儿乾隆在修明史时，亦将钱谦益打入“另册”，纳入“贰臣”逆子之列。

作为士子，他可能永远游离于官海宦尘之外，缘此而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住对统治阶级和一切统治文化思想的有距离批判。我以为这就是“士子”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的根本所在。反之，作为士子，整天为仕途而奔波，试图在“士”左加上一个单人旁，亦就不得不以人格和操守作为牺牲的代价；亦就不得不在韬光养晦之中用尽心机去钻营。这样的士子已经全没了真正文人的气质，只不过是政治角斗场上的一颗走卒而已。

钱谦益二十八岁（1610年）就考取了进士，但一直不得意，直到十年后的泰昌元年（1620年）才“诣阙补官”，可是他的官运不济，很快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能否如陶潜那样永辞宦海呢？我想，钱谦益亦如许多历代怀才不遇的文人那样，等待着重新“出山”的机缘吧。

钱谦益终于等来了1627年，是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在大赦天下，歌舞升平的喧嚣中，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在欣喜若狂中，他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可见其得意之状，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太白并无二致。当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应召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时，写就了《戊辰七月应召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浩荡的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但万未料到仅仅任职三个月，又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的陷害，非但不得会推入阁，反被崇祯皇帝在文华殿以一纸圣令再度削籍南还。可想，此时此刻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正是他仕途二度受挫时的真实写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对“一切景语皆情语”提出过质疑，但从中可以看出钱在作此诗时因悲愤而不守规范的性格。

整个崇祯年间，钱谦益苦等了十多年，也未能再被起用。直到崇祯一袭白绸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后，才给钱谦益带来了仕途的一线希望。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建立